

從古典詩詞說到詞語的色香味

周錫令

北京信息工程學院教授

xlzhou0421@vip.sina.com

爲什麼古典詩詞受到人們的喜愛？

很多人都喜歡中國的古典詩詞。可是在幼稚園和小學裏只聽說讓小學生背唐詩，從來沒有要他們讀宋詞的。這是什麼原因呢？

中國自來有一句話，叫做“詩言志，歌詠情”。歷史上，“詞”的內容常常和對愛情有一種追求向往卻處在孤獨寂寞之中的女子（即所謂的“棄婦”）的“閨怨”，“傷春”等情感相關聯，因此被叫作“豔歌小詞”，而爲懷有遠大抱負的“有志者”所不齒。這大概是幼稚園和小學裏只讓小學生背唐詩，而不讓他們讀宋詞的原因。另一方面，“詞”的內容和形式卻又爲許多人所喜歡。據說，身經百戰的陳毅將軍就隨身帶著《白香詞譜》。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CCTV-10 曾經播放過對女詩詞家—加拿大皇家學院院士葉嘉瑩教授的訪問報道。看完這篇採訪以後，便通過 Google 上網找到了她的網站。那時候，這個網站“正在建設中”，內容還不多，但是我看到了她在我國社科院文學所的一篇講演，題目叫做《從文本之潛能與讀者之詮釋》。

在這篇講演中，葉嘉瑩提出的一種解釋是“棄婦思想”，她說：

本來，不管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古代被棄的往往是女子，男子一般是不會被棄的。但奇怪的是，男子常常有一種“棄婦”的心理。古代在仕宦的官場中，現代在男子工作的公司中，如果上司很輕視他，常常給他一些臉色看，而他在同事之間又得不到大家的尊重，這樣在一個男子的內心是非常痛苦的。因爲，男子的自尊心比女子更強，女子被棄可以對別人哭訴，取得別人的同情；而男子絕不肯把這種被棄的心理感覺對別人說出來。所以男性作者比女性更需要這種“棄婦”的形象；男性讀者也能夠被這一形象引發更多的聯想。……

這種解釋有道理。古代詞人陸遊、辛棄疾恐怕就是屬於這種類型，他們空有報國的志向，卻一直沒有報國的機會。這種心緒反映在他們所做的多首詩詞中。但是要說陳毅將軍也有“棄婦思想”就不能叫人信服。他在“一九三六年冬，梅山被圍。……傷病伏叢莽間二十餘日，慮不得脫”的時候，曾經做好了犧牲的打算，寫下了著名的《梅嶺三章》，其中的第一首道：

斷頭今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此去泉台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

像這樣視死如歸地寫出這樣大無畏的氣勢磅礴的詩句的將軍難道會因爲有什麼“棄婦思

想而隨身攜帶《白香詞譜》嗎？

因此還有別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那就是自然語言所具有的“**一種表述，多種詮釋**”功能。我們大家知道，“**歧義 (ambiguity)**”在從事電腦自然語言處理工作的計算語言學家那裏常常被認為是一種消極的、避之唯恐不及的因素；可是在文學藝術、外交之類的領域裏，卻是萬萬不可缺少、而且是非常有用的偉大的屬性。

很多人都熟悉歷史上三首膾炙人口的詞”：

蝶戀花. 【宋】柳永.

佇倚危樓風細細，望極離愁，黯黯生天際。草色煙光殘照裏，無言會得憑欄意。
也擬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蝶戀花 晏殊 (991-1055) ，

檻菊愁煙蘭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飛去。明月不諳離恨苦，斜光到曉穿朱戶。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欲寄彩箋無尺素，山長水遠知何處。

青玉案. 元夕 【宋】辛棄疾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
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
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從字面看，這三首詞，寫的都是“美女愛情”。可是王國維卻按照另一種方式來理解，他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具體的說法是：

- 第一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要成就一番事業就得忍受寂寞孤獨。
- 第二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要堅持不懈的努力。
- 第三境界：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只要自己不放棄，總有一天成功就會來到你身邊。

當然，一句話說出來，對它可能進行的不同詮釋的範圍總是有限的。自然語言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屬性是，**可以通過適當的“遣詞造句”來規定(控制)這種“不同詮釋的範圍”的大小**：

- 在法律和科學技術文件中，通常要事這種“變化範圍”盡可能小；
- 在聲明、公報……這類外交文件中，就要使最後公佈發表的文件擬定成把雙方既有分歧，又有共識包含在內的最小的不同詮釋的範圍；
- 而在文學藝術領域中，讀者就擁有更大的詮釋空間。所以有人說，《紅樓夢》雖然只有一部，但是，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賈寶玉”。

第三，對於喜歡“詞”這一文學形式的普通人來說，更為重要的原因來自美學領域。和電腦語言不同，自然語言是具有“色、香、味”的。作為中國古典文學重要形式之一的“詞”所

使用的辭彙具有它特殊的“色、香、味”。

葉嘉瑩在這篇演講裏舉了一個例子：

以“菡萏香銷翠葉殘”來說，如果把它改爲“荷花凋零荷葉殘”行不行？我說不行，因爲那樣就失去了原句所包含的那種豐富的潛能。“菡萏”，是《爾雅》裏的詞，它和現實的日常語言有一個美感的距離，因此顯得古雅、珍貴。“香”，是芬芳的香氣；“翠”不只是綠的顏色，它還使人聯想到珍貴美麗的翠玉、翡翠、珠翠。而這麼多珍貴、美好的品質，中間把它們連接起來的動詞是什麼？是“銷”，是“殘”。所有珍貴美好的東西都消失了，都殘破了。這是一種什麼感覺？這就引起了王國維的“衆芳蕪穢，美人遲暮”的聯想。如果改成“荷花凋零荷葉殘”就不給人這種感覺。

不同的詞語具有不同的色香味是顯然的事實。打油詩人張打油的經典作品“詠雪”：

“江山一籠統，井口一窟窿，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

通篇無一個雪字，卻生動的描述了雪景，並非完全沒有水平。可是所有的人讀了以後都會發笑，覺得“太俗”。打油詩之所以讓人覺得“俗”，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爲其中使用的詞語不屬於“雅”的品種，它們的“色香味”和古典詩詞中使用的詞語的“色香味”相差太遠了。兩者的差異就好比舞臺上的表演服裝的面料和工作服使用的面料之間的區別。

最後一個原因是：“詞”只是一種文學形式。在已有的資料中，雖然以“風花雪月”爲題材的作品佔有很大分量，但是這並不是說不能用它來反映別的題材。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嶽飛的《滿江紅》以及其他許多“愛國主義”作品就是例子。此外，無論古今中外，人們有許多思想感情（例如“離別”，“懷念親人”，“孤寂”，“無眠”）都是共通的，而傳統詞的遺產中含有不少反映這類思想感情的優秀作品，這不能不是“詞”受到許多人喜愛的原因。

語言的“色香味”是從哪里來的？

說到這裏，不免產生了一個問題：不同詞語的“色香味”是從哪里來的？回答來自兩個方面：文化的積澱和大腦的聯想功能。

有一個故事說：一位英語老師讓學生把“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翻譯成英語。學生回答道：“If you want to see far away, please go upstairs.” 老師笑著說，如果把你的譯文再翻回中文，就成爲：“要看遠處請上樓！” 原來詩句的韻味完全沒有了。老師接著解釋說，這就是“文化的積澱”的作用。

這位老師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首先，“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種五言絕句的形式就使讀者馬上陷入他所曾經讀過的古典詩詞的回憶中。而對於“樓”字來說，熟悉中國古詩詞的人馬上在下意識裏會聯想到許多含有“樓”的名句：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疏雨晚鍾山外寺，清風橫笛月中樓。
佇倚危樓風細細，望極離愁，黯黯生天際。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明月中。
.....

所有這些膾炙人口的名句（加上歷代中國畫家和近代漫畫家豐子愷的畫中對“樓”和樓中人物的描繪）就在人們的大腦裏把作為中國傳統建築形式之一的“樓”和“寂寞、期待、思念、憧憬、歷史滄桑的感覺”等心情聯繫起來。這就是自然語言裏的辭彙所具有的“色香味”，也就是葉嘉瑩所說的“潛能（potential effect）”的來源。

通過氣味劃圈子

常看 CCTV《人與自然》，《動物世界》這類節目的人都知道野生動物依靠“氣味”來劃定自己的領地。現在城市裏養狗的人很多，我們經常看見他們所牽著的狗每走幾步就要在電線杆之類的角落滴幾滴尿，使我和 YP 以為這些狗都得了“腎盂腎炎”；直到有一天，我們看見一隻狗在院子裏一輛嶄新的奧迪汽車的前輪和後輪分別撒下幾滴尿，鄰居趕忙出來，用嘎崩脆的北京話解釋說：“占地兒！”我們這才知道這狗雖然已經變成家養的寵物，卻依然保持著野生動物的這種習性。那麼“人”呢？

現代社會的人似乎已經不再依靠“體味”來劃分圈子了。我覺得，取而代之的是“語言的氣味”。當然，自然語言的色香味不僅體現在辭彙，也體現在句式乃至文章的體裁中。不同職業、不同社會層次、不同地域的人群都有發明、保持這個圈子的語言特色的傾向。身在官場，就要熟悉官方的交流方式；在商則要言商。熱愛自己家鄉的人在異地遇到同鄉時，即便有其他人員在場，也一定要互相寒暄一段鄉音，以達到相互認同的目的。年輕人、網民總是不顧社會名流關於“語言規範化”的呼籲別出心裁地“創新”出與眾不同的詞語，以使自己區別于其他人羣。甚至黑社會團體也要發明自己的黑話。

不難看出，“氣味”乃是自然語言的客觀屬性之一。如何在面向電腦的辭典、句典中反映這一屬性也許會在不久的將來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課題。